



老子翼卷之二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為用也。仍一作

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

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際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

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弃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為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

德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為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為之。而無以為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為者也。是為之。而有以為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

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  
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  
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薄  
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性常在  
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  
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  
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  
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

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  
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心下德不失德則有為  
而有為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  
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  
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  
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  
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  
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  
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

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  
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  
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  
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  
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  
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  
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

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  
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  
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  
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  
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  
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  
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  
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  
去識求智而後無  
為大道可幾也

###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  
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

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  
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  
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為  
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  
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  
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  
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  
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  
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  
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  
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  
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  
之禮也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  
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  
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  
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也禮者所以  
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

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  
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  
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其身故神之為  
勸時表君子之為禮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  
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夫君子  
攘臂而仍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  
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  
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  
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  
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  
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  
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  
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  
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  
首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為物孰為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裂破毀也

發發泄也歎消滅也竭枯竭也蹙音厥顛仆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

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蹙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賢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輓轂鞅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賢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王之碌碌資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唯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  
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  
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寂  
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有形而至虛也  
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  
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  
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  
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  
生而侯王之所以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  
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  
得不廢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  
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  
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  
天下貞而不斲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  
也而貴高以為稱者邪是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  
極之以至于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  
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  
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琢之石可賤故

落之不欲琢琢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  
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所以寧知神之  
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所以盈知物之所以所以生即知侯王之  
之所以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  
何忌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  
異則絕物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高以  
邪輪蓋輻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賞罰刑政合  
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  
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  
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  
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  
貴自高高者必斲下其基也貴者必斲賤其  
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  
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

輓較轉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  
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輓較轉也由此觀  
之則所謂高下賢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  
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  
彼賢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賢據吾所見而不能  
致之一也則亦碌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  
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

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  
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  
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  
而觀之指我亦勝我亦勝我則風之行

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  
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于淵虛  
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  
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  
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于  
有有生于無亦  
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  
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

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于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唯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  
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  
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  
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  
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蓋身安寂不動

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  
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名返也



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于無。有則必

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

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揄，董遇作搖，今從王弼。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

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

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土德若谷也常居  
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  
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  
而行為近功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  
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斯大象  
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  
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矣  
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亾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  
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天下之所陳者是  
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  
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  
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  
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  
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  
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  
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

之者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  
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  
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亾  
若存若亾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  
士聞道聞之而不得故也信者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  
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  
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  
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為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為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  
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  
自是以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  
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  
大方體之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  
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  
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  
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各與實常  
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  
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于道而復乎  
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不  
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

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  
異于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  
是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  
而能廣則是與入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  
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  
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  
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  
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緒餘爲人  
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爲器  
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  
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  
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  
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  
以識識而况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  
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  
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  
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  
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真

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徇于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跡以實味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淪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

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而下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

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煖而沖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

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  
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  
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  
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  
達者蓋已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  
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  
二故曰一生二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  
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  
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  
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  
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  
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二也冲  
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和蓋陰與陽二也冲  
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  
知其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  
欲其貴而不忌賤高而不忌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  
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  
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  
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  
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  
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  
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  
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  
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  
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  
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末而不失  
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  
穀而王公以為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

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其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後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後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

**呂註**

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後使眾強出入羣有

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

猶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必歸于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

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亾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亾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亾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垂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

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  
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  
不得者以公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  
求之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  
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費乎藏

**呂註**

列士之所狗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  
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孰親貪夫之所狗  
曰身與貨孰多所狗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狗者貨  
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狗雖或不同而公其  
病于得也故曰得與公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  
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  
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公  
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無待于名也故知  
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已而無待于貨也故知  
故知止而不殆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各不親于身貨不多于身得不償其公而世  
人每貪于各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

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眾則我勞小  
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  
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  
吾之所止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之不可得  
也是以為常  
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  
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  
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  
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  
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  
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  
能勝寒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

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唯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以勝之所不免也而一燥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冲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論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

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

正下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况于缺之勝成冲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註**

以為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郤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勿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郤走馬以糞車為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郤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

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

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于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郤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

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若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蘇註**

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見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即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待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各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者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

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知博故日益為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為之則期至于無為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為無為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精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于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疆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

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慄圖

**蘇註**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

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

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

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

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

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為

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

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

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

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出出入無時莫知

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

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

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

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

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

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

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

天下慄慄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

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

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

猶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目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怨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眾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信是謂德信信林林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歟

者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已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知其入不詎又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誓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兇音似山海經兇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哉地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

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所以遇虎兇被甲兵而虎兇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兇甲兵而接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

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

由矣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  
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  
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  
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  
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  
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  
常水火不能焦濡所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  
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  
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  
于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  
于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  
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  
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  
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  
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  
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  
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

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  
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  
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  
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于死  
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  
生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  
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  
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  
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  
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  
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  
哉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壽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聲下同

**希聲註**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也

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體德德不可以兼

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壽保其

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

德營鬼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

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與亾治亂之變成矣道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

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各故

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于一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

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得鱗介羽

毛者不得不得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

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

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

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

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

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

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元澤註**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



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

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及其有名則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開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

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之  
而無名故曰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  
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  
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  
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  
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  
于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  
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  
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我心我則閉其門  
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  
變芸芸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  
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  
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  
者何恃而不亾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  
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  
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  
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  
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為物母物為道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

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  
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  
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  
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  
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  
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  
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  
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  
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  
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  
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  
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膏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傅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竽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

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

使我介然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蕪。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

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未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子之于道不可以不剝心剝心剝而無餘雖萬

使我不能剝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于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為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為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于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為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

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眾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

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

韓非

本

卷之二

三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

立而其建有不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直以治天下其說出于此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謂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拏口據攫鳥鵬鷄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握拏指為握固峻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平聲嗶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嗶一作嗶

不啜黃茂材云古本無嗑字嗑不啜莊  
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  
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  
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  
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無與敵者而後  
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後由傷  
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  
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  
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  
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  
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  
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  
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外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于  
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

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况  
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于物者  
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  
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  
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  
而粗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無所憂愠故雖終日號而嗑  
不啜則和也使赤子也無所憂愠則氣戾而不和其  
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嗑不啜和之至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  
其充冲氣之和以至大不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  
極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  
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  
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其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哉故益  
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灾祥者禍福兆于此而  
人灾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  
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  
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為不能無言則不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

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不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不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眦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

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庖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于物況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讓讓誦說終不離

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

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



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  
則是以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  
也以奇故不能不以奇而為以正故不可以智治國國之  
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  
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  
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  
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  
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眾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  
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  
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  
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  
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  
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  
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  
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  
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絕  
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  
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  
之貧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  
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

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  
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  
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  
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  
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  
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習則  
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  
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  
也民猶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

為祿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衰也廉稜也剝居衛反割也皆謂苾利傷物也

**蘇註**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

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衰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

不凜于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于樸也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為禍福奇正善妖之

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奇以為善也而有時乎為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可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所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所拂者世所謂禍福

所宜則福所倚也何則時有所拂者世所謂禍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

或為奇此為奇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

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剝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

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祲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祲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陷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

**久視之道**

服一作復抵一作蒂花跌也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剝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于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

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  
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  
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  
有國可以事天也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  
一嗇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  
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  
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通並流而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  
為天者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  
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復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于神敝精勞雖欲反其  
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  
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知其極矣故曰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雖有土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為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  
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  
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  
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  
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  
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  
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蒞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

為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亾其功。一人之作日亾半日。十日則亾五日。則亾五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鬼鬼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意鬼不去。鬼鬼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以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  
謂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  
神者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  
也厥與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  
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  
其德無大喜大怒以于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茫之中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  
聖人為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  
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  
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  
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全其樸  
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鬼神不傷人而人亦歸  
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  
譎怪道通為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

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  
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  
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  
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  
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  
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之  
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  
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  
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  
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  
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  
傷也但不傷之哉夫德歸焉豈別有  
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壯以  
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而有傷其人者矣。所以交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為下。而勝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以下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無下而取之者。以取之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大。則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大。則取之者也。

大不得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可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口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

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流為天下眾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居上。靜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

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

其一疑於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  
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汗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未有尊者之

**呂註**

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遠燕間而尊者之



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貴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所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所以為天下

### 息齋註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

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

###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宦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

此不在彼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

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為營

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

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忌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難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一少。無所不為。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哉者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出於不為。故為無為。為無為。故

其為者不可得。則為出於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

無為。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之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

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少

舉在于我。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以累其心

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

**息齋註**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

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  
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  
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  
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  
之故。豈有心于為之哉。事必求易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  
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  
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  
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  
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  
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

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妄除。聖凡  
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

怨之可報哉。惟德以空之而已。然此無為無事無味  
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  
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  
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  
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有唯聖人自始  
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  
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  
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  
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為之於

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

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為。脆此芮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

染時幾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

蘇註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

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

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亾譬如種苗深耕而

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

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

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

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

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

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

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

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

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

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

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

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

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有治

之于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為之于未治治之也已有而

為為之也治之也欲成而未亂則是以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為之則為之欲成而未亂則是以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也故無敗治之也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

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

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

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不敢為則

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

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于不欲耳故不貴  
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  
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  
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  
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抹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  
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  
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輔  
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  
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  
兆矣夫豈有脆之可  
洋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  
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  
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  
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  
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  
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  
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  
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  
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  
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外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  
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  
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  
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  
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  
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  
為大而終亦不為

劉槩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  
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卷之二

卷之二

四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  
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  
之難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  
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  
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  
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  
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  
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大也而德之所順者小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  
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

于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  
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  
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毀  
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  
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  
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  
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  
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于玄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  
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

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偽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

**劉仲平註**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而已則

玄德者，乃所以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

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

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

肖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

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  
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  
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  
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  
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  
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  
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  
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  
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  
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  
為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非慈乎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夫  
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為不費矣而  
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  
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

令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  
徒而已死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  
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  
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夫唯慈故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  
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  
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  
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象彼則彼必  
大而為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  
所以為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  
廣德以覆下于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  
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儉之為德寡  
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  
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  
本乎神聖人之道于為至乎于易則謙是也天  
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  
莫大焉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未傷

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北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寡欲以至于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 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 蘇註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

也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

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是謂用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用人者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為況其德則不爭力則謂天德至于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可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

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及戟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

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

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尺則雖兵猶迫而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

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于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

此申言慈之實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眾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

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  
可以知知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  
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  
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

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  
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  
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  
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  
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  
之無知是以不出于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  
使我之知不出于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我者亦不足貴矣  
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  
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  
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  
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  
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  
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

不知者上不知而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 呂註

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不知而以其不  
知知之知之至者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

知而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  
夫唯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病  
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  
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  
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  
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

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

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故去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

事狹胡夾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于眾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

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已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不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自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

**呂註**

民不冥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

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克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于天者其生之

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  
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  
人所以不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  
所以不狹其居也所以不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  
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識不知之病也故去彼  
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病也

**元澤註**

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  
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感其  
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  
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  
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  
干威者乎莊子曰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宮  
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  
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上不厭  
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  
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  
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  
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為非夫然則豈至  
于干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  
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  
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于小術而實所無  
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于斷滅以厭其所  
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  
帥而其大無量當葆而養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  
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  
而道亦未嘗厭棄于人矣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  
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  
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  
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  
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  
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  
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  
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

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無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眾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踈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緝音闡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緝為長蓋

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

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  
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  
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  
之哉緘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  
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  
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  
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  
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  
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  
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  
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動也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  
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  
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

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  
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  
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  
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  
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  
可知爲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  
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也故曰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  
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  
以爲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  
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  
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  
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

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

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

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

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

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

坦然而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

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

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

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

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

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

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

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

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

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

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

**張耒**

夫夫人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斷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夫夫人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斷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夫夫人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斷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而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氓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因知刑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與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稅租也純甫云無以

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

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  
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其上之  
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  
至于輕死哉而至于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  
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  
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  
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  
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于輕死者以厚而輕死無有也  
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躓跂好知爭  
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  
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  
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  
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  
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  
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  
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  
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脆軟也徒類也合手曰共

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

**呂註**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

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

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  
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  
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  
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

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  
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此章沈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  
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去道不遠有  
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  
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  
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殽齊兵入晉桀石  
投人竟敗于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  
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  
為近根合共之大榦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  
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  
木強者近根之榦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  
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蹙其  
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  
眾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  
弓俯其體則附在上梢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  
下梢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梢之下者使  
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  
如舉其梢而使  
之高見賢遍反

**希聲註**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  
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

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  
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  
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  
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  
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

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舉下天無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猶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而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以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

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  
患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  
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  
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  
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  
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  
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  
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  
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  
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  
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  
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  
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

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  
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  
汗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  
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

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  
干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  
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騖于爭奪之場  
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  
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  
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  
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  
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  
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復讎者不折鑊于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

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  
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  
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辯者不折鑽于雖有伎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  
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  
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  
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  
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入之道也夫豈以和之  
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  
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  
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入之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  
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為善未足也是以聖  
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  
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  
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  
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  
道無親常不失善  
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  
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  
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左財物者之右契以付來  
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  
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澁  
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已有持右契  
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  
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  
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入家私田  
所收之不均故入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  
入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  
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  
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  
司徹者有心于為力弱  
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

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

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侍省後

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

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

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

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

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

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

足故也

**呂註**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

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

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

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

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自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

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

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

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

以必反大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大古也久矣遂可以

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

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

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擘管清聲加之朱絃

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

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

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

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

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  
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  
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  
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  
得已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  
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  
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  
夫聖人之言  
豈小補哉

###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  
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  
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  
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  
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  
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  
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  
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  
人之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  
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

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  
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 吳註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  
共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

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  
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  
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  
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  
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  
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  
治可復雖有書契亦不可不用不但用什伯之器而  
已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  
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  
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  
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  
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  
來不但已  
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言。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

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

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至于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

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

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任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  
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  
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  
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爲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刳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  
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毗耶言乃聖人之  
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二終



